

西方自由主义网络渗透逻辑探源

任俊英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互联网作为高效便捷的信息传递系统,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载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网络技术优势,以“互联网自由”为幌子,力图使网络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工具。然而,网络传播中被意识形态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自由主义,理论上存在教条主义缺陷,实际上承载着为西方国家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提供道德掩护的工具本质,是一种伪普遍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这种困局,使其在世界范围内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我们只有认清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理论缺陷及其为西方国家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性质,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抵制西方自由主义的网络渗透与侵蚀,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网络渗透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023-04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作为集传统媒体诸多优势于一体的新型数字化媒体,获得巨大发展。至 2012 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达 24 亿,其中,中国用户为 5.65 亿,居世界各国之首。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不同民族、国家间思想文化传播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也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凸显,并成为不同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交锋、争夺话语权的场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网络技术优势,利用网络与生俱来的“穿越”功能,力图使互联网成为传播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工具,这必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探究西方自由主义网络强势传播的逻辑根源,揭示美国等西方国家网络传播自由主义的实质与目的,是我国有效应对西方自由主义网络渗透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西方自由主义网络渗透表现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资源,不仅是高效便捷的信息传递系统,也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载体。互联网传递的信息不仅会直接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还会影响网民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认同,进而影响一国的政治稳定。互联网巨大的信息传递能力,使其成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在网上激烈交锋的场所,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争夺网上话语权的阵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打着“互联网自由”的幌子,把网络作为向他国输出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强力工具,力图通过网络宣传与渗透,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去,实现其所谓“历史的终结”。

1. 拥有强势网络话语权

话语不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还承载着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一国话语权的行使,不仅意味着该国获得了表达话语的权力和途径,也意味着为他国提供了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由此获得对事务、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对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话语关系[1]。以数字化信息为特征的互联网话语传播系统开放程度高、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渗透性能强,在主流媒体中居强势地位。而网络信息的生产与使用又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日本等信息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网络信息的生产与使用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 30%,却拥有世界邮件量的 95%,数据库量的 92%,网络运营商、网络信息提供商、网络标准的制订与域名管理等,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

收稿日期:2013-09-16

作者简介:任俊英(1965-),女,河南尉氏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掌握互联网思想文化国际主动权研究”(2012-GH-235);郑州大学世界史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科研基金项目“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掌握互联网思想文化国际主动权研究”。

家所控制,而其中网络信息量的80%又是由美国发布的。网络上频频被访问的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站点,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接受信息。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流量超过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100倍[2]。信息的霸权常常意味着思想观念的霸权。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网络时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话语权问题更加突出。甚至连法国司法部长都愤愤不平地指出:网络上这种话语权不平等,实质上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我们就将被殖民化。

2. 网络输出自由主义价值观念

互联网诞生之初,美国就把具有超强“穿越”基因的互联网当做向别国特别是向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渗透的工具。1993年9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发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时就宣称,美国加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目的,就是通过开辟一个新战场,实现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征服。时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说,有了互联网,就有对付中国的办法了。因为,“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3]。时任副总统戈尔进一步提出,美国不应把信息产业本身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被用来创造经济效益、提高生活水平和加强人类最基本价值准则的工具。数字时代对我们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产生了新生事物,而在于复兴了旧的价值观念。2010年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作“互联网自由”演讲时,明确提出所谓互联网自由即公开的、不受国家主权约束的信息自由流动,以为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输出打开方便之门。

3. 利用“互联网自由”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还把互联网作为策动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国家“颜色革命”的“大本营”。2011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再次发表“互联网自由”演说时,不仅将互联网自由解释为公开的、不受国家主权约束的信息自由流动,而且明确将资助与美国利益相左的国家内部反对势力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组织实施抗议乃至进行颠覆活动界定为“正确”,并以突尼斯、埃及事件为例,渲染所谓“互联网具有的变革性力量”。2011年4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助理国务卿波斯纳证实,为打破中国、伊朗等国的互联网监管,寻找突破“网络压制”的途径,美国国务院公布拨款1900万美元,资助包括翻墙软件研发和推广在内的“互联网自由计划”。近年来北非中东国家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的政局动荡,都与美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新媒体“脸谱”“推特”等有密切关系。美国还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把目标国的年轻一代作为主要培植对象。据美国《在线杂志》

透露,美国情报机构为配合非政府组织如爱因斯坦研究所等策划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非暴力政权更迭”的活动,针对年轻人利用互联网以及手机的偏好,专门开发了各种最新通讯工具。美国兰德公司把这种战术称之为“蜂拥而至”,意指年轻人通过发送短讯或互联网互相联接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命令。对于这种行为的性质,1994年8月1日美国《新闻周刊》一篇文章一语中的:“什么样的人是新殖民主义者?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他们并不大肆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张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器所能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二、西方自由主义网络渗透生成逻辑

1. 民族优越感是西方自由主义网络渗透的文化心理根源

西方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宗教专权过程中产生,在建构资本主义过程中形成的以个人自由至上为核心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在资本主义发展演变过程中虽几经流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核心。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真正开花结果之地,一直自视为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美国人的理念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最正确的,“美国的未来不仅是其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未来、甚至宇宙的未来”[4]。美国人对到美国的外国人总的来说是以恩赐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有点像对待精力有限或智力低下的孩子[5]。美国人不仅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有优越感,对文化“同源”的欧洲人也时常表露出不屑一顾。因为在一些美国人眼里,欧洲人的智慧、创造力和天才早已枯竭,文明的中心已经从大西洋的东岸转到西岸[6]。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在其著作《美国精神》中写道:“美国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7]由于美国人历来认为,“美国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生活方式”[8],世界各国都应该以美国为榜样,向美国学习。所以在冷战期间,美国就推出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战略举措,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自由主义价值理念,攻击社会主义政权、制度及意识形态,苏东剧变也被一些西方右翼学者及政客片面解读为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冷战结束后,具有超强信息传递能力的互联网就成为欧美等西方国家向他国特别是向中国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工具。

2. 普遍主义思维方式是西方自由主义网络渗透的思想根源

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对别国进行价值观念渗透,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的普遍主义

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

普遍主义思维方式是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也是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域外强势传播的重要思想根源。所谓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即在价值问题上持一元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一元化价值及标准,只要人们通过恰当的方式推广、执行之,就能够基本解决世界上的大部分纷争和问题。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内在的对普遍性的追求,但在世界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最为执著[9]。在西方文化普遍主义者看来,他们的文化不仅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而且具有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信奉这种文化价值的,要么是被其他错误的意识形态所蒙蔽,要么就是由于没有被自由文化的阳光照射而处于野蛮蒙昧状态,而这是世界各种混乱和不安的根源。因此,所有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才会有发展前途,才能成为文明国度,国际社会也才能形成一种文明秩序。西方自由主义这种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使得该理论具有明显的进攻性,极易导致文化霸权主义。美国商务部前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即狂妄地认为:“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10]这种用一己文化之价值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价值、用文化的一致性压制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削弱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力,消解其他民族价值观的企图,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殖民行为,必然遭到其他民族国家的反对与抵抗。

针对西方自由主义中存在的普遍主义倾向,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有较为中肯的批评。他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11]。因为,这种普遍主义没有过程意识、条件意识和历史意识,是从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试图把统一的模式强加给现实的多元世界,或者把未来才能实现的东西强塞给条件并不具备的当下社会,甚至不惜用强制手段和霸权方式推行其所谓“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无论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是一套理论主张,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那种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能够成为唯一的价值。不同文化之间既没有可比性,亦不可通约。正像约翰·格雷所指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崇尚不同的善和德性这一事实并非不完美的特征,而是人类可以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好地生活的标志。”[12]因为,自由本身就意味着某种表达、显示自己的存在和

彰显自己的主体性,而不同文化在彰显自己的主体性时,必然要给它借以彰显的文化打上自己的烙印。

3. 掌控网络核心技术与运营规则为美国网络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提供强大技术支撑与制度支持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网络的核心软硬件技术主要由美国研发并掌控。支持网络系统运行的核心是根服务器,目前全世界共有13个,其中10个设在美国,包括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主根服务器。美国还拥有诸如微软、苹果、惠普、甲骨文、谷歌等一批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信息服务企业,掌控着信息的搜集、处理与传输技术,创建了占全球总数80%~90%信息数据库,信息产业规模占全球的40%。在全球20多亿网民的电脑里,从英特尔芯片到微软操作系统,从思科的路由器到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域名管理系统,互联网产业链上每个关键环节,基本上都由美国公司主宰。由于美国掌控着互联网的核心软硬件技术及网络资源的分配、管理与运营权力,“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被公认为国际通用代码,美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信息就可借助于数字技术长驱直入互联网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则因技术障碍、资源有限、语言数字化信息不足而难以与其抗衡。

4. 强化对非西方国家的负面信息报道是美国网络渗透的惯用手段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通过各种媒体大肆攻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苏东剧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意识形态进攻的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及其他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书籍和电影等媒体向中国海量兜售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而且对中国进行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宣传。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大规模动乱事件,CNN网站等西方主流媒体公然违背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歪曲报道,极度丑化中国政府形象。据有关资料统计,《纽约时报》网站从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的6个月的涉华报道文章中,使用带有负面词汇的比例超过40%[13]。在对“9·11”事件、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美英媒体也始终保持与政府对外宣传口径一致,片面强调军事行动的人道主义成分,有意掩饰与美化政府军事干预行为与目的,丧失了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应有的公正性、客观性立场。2006年初,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有关布什政府全球反恐战争手段谈话,对美国诸如此类做法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在这场战争中,一些最关键的较量可能既不在阿富汗的深山里,也不在伊拉克的街道上,而是在纽约、伦敦、开罗和其他地方的新闻编辑室里。”然而,正如美国学者约瑟

夫·奈所指出的,不幸的是,拉姆斯菲尔德忘记了广告业的头条法则:如果你没有好的产品,即使是最佳的广告宣传也没有用[14]。约瑟夫·奈还认为,他同样也忘记了,布什政府的不得人心的先发制人战略同时在浪费着美国的资源——硬实力和软实力。

三、西方自由主义网络渗透的目的与实质

上述可知,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传播自由主义目的,并非纯粹为了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世界传播,而是把自由主义作为摧毁其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锐利武器,以实现世界历史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因为,美国网络传播的自由主义,并非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主义,而是其有意或无意抹杀了这一理论具体历史内容的一种利己主义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这种被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普遍主义自由主义,明显存在教条主义缺陷。同时,又因其发挥着为西方国家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提供道德掩护作用的性质而明显具有工具性本质。美国强调“互联网自由”的目的,也并非纯粹是为了让美国成为推动“自由价值观”

的志愿者,而是为了扩张美国主权的应用范围,使美国在全球信息空间免受传统主权概念的束缚,以便在互联网世界里随意恣肆地进行“圈地运动”,在网络世界拓展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毫不令人奇怪的是,美国在极力宣扬自由主义的同时,却对第三世界许多独裁政权给予大力支持。在大力倡导互联网自由时,却将维基揭秘披露机密电报等这类被自由主义者和美国民权组织看做是实践监督政府和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界定为“错误”,视为美国国家利益面临的“风险与挑战”。2013年6月爆发的斯诺登事件,更是再好不过的美国利用互联网谋取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本质的现实注解,再次表明了美国所谓“互联网自由”只不过是美国控制下的互联网自由的工具本质。

西方自由主义网络传播的这种性质,必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面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网络渗透,我们只有从根源上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批判和抵制,排除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和破坏,避免我国意识形态遭受西方自由主义的网络渗透与侵蚀。

参 考 文 献

- [1]王志珂. 福柯[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2]胡泳. 互联网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三个维度[J]. 对外传播, 2012,(11).
- [3]赵启正. 中国面临怎样的国际舆论环境? [J]. 世界知识, 2004,(5).
- [4]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 [5][美]阿尔森. 怎样了解美国人[J]. 现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1992,(6).
- [6]庄锡昌. 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 [7][美]亨利·康马杰. 美国精神[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 [8][美]罗赛蒂.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 [9]马德普. 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0]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 [11][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12][英]约翰·格雷.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13]农民庆 农旭. 《纽约时报》网站涉华报道词汇偏见分析[J]. 新闻爱好者 2009,(15).
- [14]约瑟夫·奈. 权力大未来[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辛世俊)